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68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68 东京审判日方文献及报道 (下)

曹大臣 编
雷国山 等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⑧ 东京审判日方文献及报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审判日方文献及报道/曹大臣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ISBN 978-7-214-06565-0

I. ①东… II. ①曹…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779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六十七至六十八册 东京审判日方文献及报道

曹大臣 编

责任编辑 孙 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27 插页 8

字 数 771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565-0

定 价 78.00元(共两册)(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第五部分

法庭记者回忆

一 野村正男、小泽武二、松原弘雄 《巢鸭的报道之战》

11月23日,对七名战犯来说,永无黎明的黑夜到来了;国内外报社用尽各种密谋手段,在命运攸关的星期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特别报道大战。

朝日新闻社社会部 野村正男
共同通讯社社会部 小泽武二
共同通讯社国外通信部副部长 松原弘雄

(一) 华盛顿的一幕

大审判的结局以人的死去来收笔,是自古以来人类世界的惯例。

审判要求人们付出血的代价,如今的审判也是一样,在军事审判中更不例外。

东京审判关于对七名甲级战犯的绞刑,现在已通过坚如磐石的命令传达到执行部队第八军。

在此之前,巢鸭绞刑台下的土壤,已经浸透了27名乙丙级战犯的鲜血。

之后又要加上这七个人的血。战争全面结束后的三年,这血仍被视为必要之物。

为了追踪这七人的死亡结局,东京的国内外报道队伍追踪着巢鸭的

动态，而巢鸭这座秘密堡垒却紧紧地关闭着它的大门。

这里的人们，不用说美军士兵，就连负责人对外也缄口不语。因此这场报道战，一开始就将国内外的报社置于同一起跑线上。这一点为日本的新闻记者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日本人，可以从监狱中唯一的训导师——花山信胜博士那里获得特别的情报。【关于松井石根等在巢鸭监狱情形，参见本部分：十一、花山信胜著《巢鸭之生与死的记录》(附)】

据花山博士透露，过去死刑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的凌晨 0 时 30 分左右到大约 4 时之前执行的。

根据我们的推断，最早可能会在 27 日(周六)的黎明，或 30 日黎明执行。

然而，由于 26 日进入巢鸭的花山博士无所事事地于傍晚出现在池袋车站，这种推测首先就不攻自破了。

29 日清晨，战犯广田的孩子们踏着霜冻的道路来见他最后一面。

在判决后，这对姐妹还没有和父亲见上一面。

29 日，涉外局局长埃克上校发布了确认判决的通知，并已经将通知送给被告。29 日 0 时后，涉外局传出了进入 24 小时工作的消息。

这让我们准确地预见到即将行刑。

国内外报社陆续蜂拥至广播会馆二楼的涉外局。

零点、一点、甚至两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但巢鸭、涉外局官员那里却没传来一丁点儿消息。等到天已经大亮，一直在报社桌前待命的人群中，有人推测已经行刑但推迟发布。但巢鸭的“内线情报员”声称，完全没有迹象显示第八军司令官的车进入巢鸭，因此否定了这一推测。

就这样，正午过后，涉外局传来消息，绞刑尚未执行，行刑延期。

广田、土肥原等被告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在该院决定是否接受上诉意见之前，绞刑暂不执行。

报道阵地也吹响了休战号。

新闻的关注焦点跨越海洋转移到了华盛顿。

申诉——这一少有的诉讼法对一部分记者来说，实际上不是什么稀罕事。

史密斯律师被审判长剥夺了律师的席位，独自孤零零地返回华盛顿。史密斯律师在东京时就与鹤泽、花井两位律师等争论麦克阿瑟的权限，并且明确要求由美国法庭来裁定。

史密斯律师与已经回国的罗根、沃伦等齐心协力，迅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史密斯等所持申诉的理由是：东京国际法庭是身为美国公民的麦克阿瑟元帅设置的。虽然麦克阿瑟元帅是接受美国行政部门（总统）的命令设置东京法庭，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将这一奇特法庭的设置委任给外派司令官。这明显是违反宪法的——因此应该发给被告人人身保护令。

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姑且先听取申诉的理由。12月16日，第一回合的口头辩论开始了。

华盛顿法庭上，罗根、乔治·山冈、史密斯、弗内斯——四人准备了当天的辩论，东京方面则从律师团派出了巴兰拿。

据说在当天的法庭上，已经回国的科尔曼、勒温、拉撒路、威廉姆斯等都齐集旁听席。

美国司法部和远东委员会使用正式文书，通告最高法庭没有权限听取这样的申诉。国务院也决定让联邦副检察长普尔曼发表见解：“如果最高法庭犯了错误，对联合国活动和国际协调都是有害的。”

对申诉的听取——以五比四的投票表决结果决定实行。因此最高法庭只掀起了这点短时间的暴风雨。

在申诉的听取会上，争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最高法庭是否具有受理和审理权限这一点上。

双方就东京法庭是不是美国的法庭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17、18两日，论战持续进行。

史密斯面将不满向法庭和盘托出，抨击了盟军总司令部。

“东京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的个人法庭。”

麦克阿瑟元帅不能通过自诩为国际代表人，从而断绝与美国法律的关系。东京法庭是为麦克阿瑟元帅设置的事实审议机关，判决直接提交至麦克阿瑟元帅，最后的决定由麦克阿瑟元帅定夺。

申诉者所面临的，是在现代史上所有文明的、现代化的法庭都未曾

面临的新规则：证据和手续都要求不严。

法庭不论反对或特殊情况，均可受理所有未署名的口供书、没有经过宣誓的声明、二流和三流的传闻证据。”

与此相对，普尔曼副检察长使用了过激的表达言辞——“事过境迁，他们还肆无忌惮地出现在这个法庭上。”麦克阿瑟元帅是根据远东委员会的决定而采取行动的，所以他的行为并非基于美国法律和宪法。——他摆开了论战阵势。但道格拉斯法官插入的一句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麦克阿瑟元帅虽然代表远东委员会，但仍是美国公民。麦克阿瑟元帅作为美国公民拘禁战犯，这难道可以说，以美国公民的身份采取行动就不属于美国法庭的管辖范围吗？”

20日中午（日本时间21日上午2时），美国最高法庭以六票反对，一票赞成的表决结果驳回该申诉。

理由是东京法庭不是美军法庭，所以不能干涉。

多数表决包括威尔逊长官、布莱克、里德、法兰克福、道格拉斯五位法官。但道格拉斯法官过后发表了单独意见。

投反对票的是墨菲法官。拉特里奇法官则采取保留态度。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首席检察官的杰克逊法官，没有参加表决。

对于山下奉文审判的上诉，原属于少数派的墨菲和拉特里奇两位法官，在此也属少数派，引起广泛注目。

就这样，华盛顿的“风暴”平息了。事到如今，第一线司令官在毫无干涉的情况下“处置”了战犯，收“网”的时刻到了。

（二）监视司令官的车

事到如今，已经可以把那时的情形作为淡泊的回忆来叙述了。

然而，围绕着七人被判处死刑的巢鸭报道之战，在当时占领军的“报道管制”条件下，犹如打破管制般壮烈。

路透通讯社的英籍日裔二代移民石井君和 A 报社的小 N 关系非常好。

两人在一年前的审判中，受到小野清一郎的暗示，访问了这里唯一的训导师花山信胜博士，并了解了隐藏在巢鸭监狱中的生死插曲是如何的有“意义”。

这两人的兴趣一直在巢鸭。

审判结束后，石井记者和 N 记者访问了花山博士，然而瞄准这个“渠道”驱车向武藏野飞驰的，并不只是 A 报社和路透社。UP 也去了，AP 也去了。日本所有的报社，通讯社全部蜂拥而至。

无论关系如何亲近，在这种环境下，虽说是花山博士，也不可能与某一个报社签下君子协定。

因此，花山博士宣布第一线消息：在死刑执行后，他将与各社平等地在东京大学的教授室内见面。

他作为重要人士不能改变这一约定。

然而石井记者并不甘心，他拿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与花山约定，他们去巢鸭正门接花山，但一定要让花山坐石井记者的车，N 记者也在场，然后驱车开往某个地方，在那里慢慢聊上一个小时，再送花山去东大。

商议的结果，认为大塚的茗溪会馆比较好，于是 N 就去那里转了转，实地考察了一下会馆的情况。

那里的条件的确很优越。计划虽然有些草率，但只要能早一刻将消息打成铅字，早一版登载报道，在新闻记者的特别报道大战中，即便充满火药味也是值得的。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嗅觉敏锐的 INS 社记者约翰·里斯探出了这个计划。

(照片,标题:花山信胜训导师,略)

因此不得已之下,路透社和 A 社再加上 INS,发展为三社密约。“劫走”花山的地点也由大塚的茗溪会馆转到了汉德曼分局局长的官邸。

三人详细商量的计划和实施步骤,等待那天的到来。知情与不知情的各报社记者还是一如既往地追踪花山,驱车赶往武藏野。

A 报社的员工又拟定了另一个计划。

那就是瞄准横滨的警备。

巢鸭的指挥属于第八军司令部的权限范围内。特别是七名战犯的行刑由第八军的司令官沃克中将下命令。因此第八军司令官会出现在行刑现场这一推理是顺理成章的。

A 社盯上了这里。

把第八军司令官的车有没有通过巢鸭监狱大门,作为预测是否行刑的依据;同样,花山训导师是否进入巢鸭监狱,也成为具有相同价值的判断依据。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些信息,就必须了解第八军司令官的车有没有驶出横滨,开向京滨公路。

“监视”这位沃克中将的三星座车,就成为横滨分局的任务,于是联络上了横滨分局。

横滨分局的记者不知所措。

虽然已经工作了那么久,但跟踪占领军头目的车,还是头一回。

寒冷的冬日,圣诞节即将到来,但分局的年轻记者 M 君被委派去追踪沃克中将的汽车。

几点离开公馆,几点进入司令部。

又是几点吃午饭回来,几点出门。

虽然记录现在已经丢失,但 A 报社的办公桌上仍记录着当时来自横滨分局一丝不苟的联络情况。

在巢鸭,“别动队”不分昼夜地监视着监狱的动静。

这帮称为“巢鸭班”的记者团,租下了巢鸭大门旁边的民宅。他们不

分白天黑夜都烤着暖炉，目光则越过拉门外面的高墙，监视着监狱内部和进出的汽车。

然而，这样设了三道防线的立体报道之战迎来了暂时的休战。

这是因为向美国最高法庭进行申诉的问题，行刑确实被推迟了一个多星期。

路透社、INS、A 社的秘密协定也自然中止，横滨方面也暂且抽手。

这十多天竹篮打水一场空，终究可惜。N 记者也隐约有这种感觉时，K 记者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K 记者曾经听说花山博士有意在甲级战犯的工作结束后，把死于巢鸭的人的情况写下来。

N 记者也知道这件事。

因此，决定和花山交涉：帮助花山著书，期间同他一起生活，自己也可以打听到必要的信息。

花山博士毕竟已经十分劳累，决定趁这个机会休养写书，和 N、K 二记者一同前往热海某个山上的温泉旅馆。

N 和 K 的热忱终于有了收获，他们把各报社瞄准的人物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一天，花山博士与七名战犯结束会面后，突然走出巢鸭监狱大门。

然后上了一辆老式的带篷汽车，避开喧闹拥挤的东京车站，沿着京滨公路向横滨驶去，然后转乘火车到达热海。就这样，小心谨慎地悄悄离开了东京。

花山博士到达热海住处后放下三个大包，里面塞满了详尽细致的笔记、死刑者家属的信、令人心酸的遗书等。

房间里堆放得满满的。整理起来一看才知道，当新闻目光集中在政治社会问题时，成千上万日本人的悲伤、感慨和诉说围绕着巢鸭监狱这扇大门而展开。

正是巢鸭监狱，那扇紧闭的大门里才有真正饱受战争折磨、痛恶战争，并最终成为敌人和自己人之间“牺牲品”的身影。

对于我们来说，那种只想着自己，只知道光明一面的思维定势受到了无言的鞭答。

来热海真是太好了！能有机会询问巢鸭监狱的情况太好了！记者们虽然身处在特别报道大战的漩涡之中，还是会有这样深切的感受。很多日本人也是一样，深信巢鸭监狱里的“人们”无一例外都是“恶人”。那是占领军持枪管理的地方，禁止采访的区域，所以人们走过时都会别过脸去。

然而在这里，那些被战场绑架的人们却无处申诉，胸怀苦闷挣扎着。

（三）死亡星期五

在此之前,21日清晨,第八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在第一生命大楼里拜访了麦克阿瑟元帅,进行了13分钟的密谈。从时间上来看,理所当然可看作为领受行刑的命令。

22日(周四)夜里,前往占领军涉外局的各报社记者,准备彻夜守候在那里。为了不错过23日(周五)黎明时的消息,守候在那里的记者Y渐渐困倦,他到走廊上深呼吸,这时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

从帆布床上跳起来的值班军官郝金斯上尉,刚跑到电话边,克罗兹军士已率先一步拿起了听筒。

上尉知道是涉外局埃克斯上校从巢鸭现场传来了第一消息。

“0时1分至35分,全员被处绞刑。没有异常情况。”

军士立刻发出通知,外国通讯记者慌忙赶到。飞奔于走廊上的记者脚步声,一瞬间打乱了深夜的寂静。日本甲级战犯被处决的消息就这样从东京夜空传播到全世界。

报社社会部的办公桌上也传来了尖利的电话铃声,是第一消息!巢鸭的新闻,司令部的声明,为了今夜而煞费苦心准备的关于七名战犯临死前心境的特别专稿,——由社会部被交给整理部门,再下达到工场。

虽然早已预想了这一瞬间,但死亡的肃穆、严酷、震撼还是给人们以强大的冲击。

终于来了!——这是我的心情。

一切都结束了——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是从未体验过的复杂感情。

那天下午3时半,在东京大学有花山博士的共同见面会。当天天还没亮,有的记者就开始给花山博士的巢鸭住所打电话,有的记者猜测他是否已经悄悄回到自己家中,于是又驱车赶往他武藏野的住处,总之内心十分焦急。让记者团等待十个小时,这种痛苦非同一般。

七名“死刑囚犯”穿着没有任何标记的美军工作服走上绞首台,这是

死亡的星期五。

巢鸭监狱仅新设置了四座绞首架。

土肥原、松井、东条、武藤四人首先跨过刑场门槛。

接下来，板垣、广田、木村三人戴着手铐一动不动，高呼“万岁”后迈向刑场。据说“万岁”是广田提议“你来带头！”于是板垣高声大呼“万岁！”

根据麦克阿瑟元帅的要求，七人的行刑结果由美国代表威廉姆·J·赛巴德公使、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联邦代表佩特瑞克、苏联代表古斯玛·特莱维扬可中将四人作为死亡“确认人”，在刑场实地检查。

松井将军作为侵略战争的共谋者、执行者、残暴行为的责任人，并与广田弘毅共同作为十年前南京事件的责任人，在绞首台结束了生命。

七人身穿工作服，戴着手铐，头被蒙上黑套。至于到场的四国代表怎样看待这七人的耻辱之死，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但唯一得到的情报，是七名被告没有借助其他人，而是自己登上十三级台阶走上绞首台，随着一声巨响双脚悬空，仅仅一会儿工夫就停止了气息，然后落入处理死囚的人手中。

东条、土肥原、木村都信奉佛教真宗，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说，登上绞首台的死囚中，似乎有人在念佛，就是指这三个人中的某一个。

板垣对花山大师讲了遗言：“据日莲上人的说法，我为了永远和平而舍弃丑陋的形骸，也就是拿粪土换黄金，我死值了！”遗言很有板垣个人的风格。

松井将军说：“对天、对地、对人，已不再有憎恨，我将一路无畏，安然离去。”听起来像是观世音的态度。

武藤吟了一首俳句道：“霜夜寒鸦鸣，漆黑一片要出行，我已下决心。”

广田对花山只说了一句：“什么都不写了，您了解我的身体很好。只麻烦您转告一下，我是带着健康的身体默默赴死的。”

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想评述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这些人从容不迫地选择了东洋式的死亡，只写下这个就足够了。

死刑在非公开状态下执行，到结束都没有恶毒虐待战犯的行为。

两年前在纽伦堡监狱中处置德国战犯时，死刑残忍野蛮令人憎恶。这次没有故伎重施，与其说是由于盟军，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慰世界的良心。

纽伦堡死刑的执行，违反了文明原则，并予以公布。死刑犯被绳索捆绑，口吐鲜血的照片炫耀似地登载在报纸、杂志上。

这是把长久以来在刑罚文化史上获得的进步，又重新拉回到上个世纪的“野蛮行为”。

记者本来一直打算在这一点上严密监视，但并没有在东条等人身上重演，应该是某种因素在抑制这种行为吧。

时间能缓和人的情绪。时间的流逝也会迫使人们反省。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这两个范例会作为最佳的证据留在刑罚文化史上吧。

然而，仔细想想，特地让四国代表到场却是多此一举。也许因为是国际审判，国家派送法官进行死亡确认是国际礼仪。然而死亡确认由美军的死亡登记人员验明尸体就足够了。

对审判来说，让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特别是对于放弃投死刑票的苏联人来说，让其去确认死亡，是令人生厌的事。战国时代的习俗现在仍留存在这个世上吗？我不愿意这样想。

倘若要执行死刑，只要在一个人少的地方悄悄进行就可以。特别是像广田那样，曾是出使世界各国并与各国元首都熟识的外交官，却被暴露在众人面前以绞刑处死，作为人类于心何忍！

在纽伦堡的刑场，李本特洛浦说：

“我最后的希望就是德国统一可以实现。”

元帅凯特说：“两百万以上的德国士兵为了祖国牺牲了，我也追随我的孩子们去了。”

纳粹党卫队的队长艾伦斯特·卡登布伦纳说：“德意志，我为你祈祷。”

满怀野心的纳粹分子威海姆·弗里库说：“不灭的德意志万岁！”

德国人的死，政治性很强，或许可以说像德国人式的、“个性”获胜的死亡。

与其相比，日本甲级战犯可以说过于佛教性，是渗透着东洋生死观

的死。

让日本人的死映照在聚光灯下，派四国代表到场见证，也太戏剧化了。

我们在这里清清楚楚地看着政治裁判的东京审判结束。倘若说从东京审判开始到结束一直有某种东西围绕在被告身边，可以说除了宪兵之外，大概就是无数的照明灯，即枝形吊灯。

连深夜也暴露在强烈电灯的照明下让人难以入睡，这似乎让七名战犯吃不消。

“夜里睡不着觉，你们警戒过头了，我们绝对不会自杀的，要壮烈地死给你们看。举个例子，上厕所的时候也要一个个监视，身为日本人是难以忍受的。”

据说东条在最后时期向监狱长提出抗议时，表达了不满：“即便对于年轻的战犯，也要给予起码的劳动报酬。”

（野村）